

后来的故事

乌茨去职后，歌剧院工程的步伐开始加快。1968年，新的筹委会发表了预算：歌剧院的总投资为八千五百万澳元。工程将在1972年底之前竣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歌剧院工地有一千二百名工人同时工作，他们大部分是刚刚从世界各地迁居澳洲的移民。

1972年12月12日，在悉尼歌剧院竣工的前夜，悉尼交响乐团首次使用新建音乐厅演奏，以招待工程建设的有关人员。乐队指挥对其音响效果感到异常满意。然而，随之赶来试验的歌剧、芭蕾舞和戏剧这些艺术品种的导演及专家们却不断抱怨。有人说，从戏剧厅的某一个座位上看不到舞台，更多的人指出：新设计的歌剧院因舞台不够宏大，无法上演著名歌剧《阿依达》。所有这些抱怨，是否应当归咎于政府撵走了设计师、改变了乌茨原有设计方案呢？但另一种强大的舆论认为：政府的决策是正确的。乌茨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设计师，却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实施者。乌茨习惯于半途而废，他在法国的许多建筑项目至今仍处于半成品状态。乌茨的天才想象超出了他的动手能力。

悉尼歌剧院于1973年10月竣工，前后历时十六年，耗资达一亿三千万澳元。10月20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亲自为其剪彩，并和悉尼的观众们一起欣赏了在歌剧院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歌剧院开幕式盛况空前，皇家成员、政府官员、世界各地的嘉宾济济一堂，精彩的演出和盛大的宴会交相辉映，整个悉尼处在狂欢之中，独不见歌剧院设计者的身影，可谓讽刺。当时的乌茨究竟潜身何处？

乌茨自1966年决别悉尼后再也没有踏上过澳洲的土地。他曾多次

乌茨和悉尼歌剧院秘闻(下)

◆ 张 威



■ 约恩·乌茨在建设中的歌剧院前

拒绝澳洲政府的官方邀请。人们只知道他心情不好。报端形容他“像一个苦难的隐士”“吃了一颗酸葡萄”，还攻击乌茨慢待了女王的邀请，对女王不敬。乌茨被一家报纸报道“潜身于夏威夷”。实际上，乌茨当时是在夏威夷大学建筑系讲学。五年之后，一直对此表示缄默的乌茨做出了如下解释：

我之所以谢绝参加歌剧院开幕式，并非因为我对歌剧院本身有什么成见。我是怕外交上的麻烦。我想人们一定会问我有关歌剧院的真实故事，和我所谓的“痛苦经历”。我实在是不愿意卷入这场无休无止的关于过去的争论中去。如果我在悉尼，争论将不可避免。此外，我的出席，特别是在像悉尼那样的人一定出席的情况下，将会使争论更加升级。争论将使庆典活动难堪。我阻止了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

在庆祝悉尼歌剧院竣工大典前夕，澳大利亚皇家协会曾授予乌茨

金质奖章，但他拒绝赴悉尼参加颁奖仪式，委员会只好将奖章邮寄给乌茨。

1978年，当悉尼歌剧院落成五周年之际，乌茨被英国皇家建筑学院授予金质奖章，以表彰他设计歌剧院的成功。他在该学院的即席讲座中声称：这枚奖章将促使当年修建歌剧院所产生的一切细小疤痕加以愈合。

这年，新南威尔士政府又一次邀请乌茨前往访问，乌茨说他正忙于设计科威特的国会大厦，无暇光顾，但他表示愿意接受为悉尼设计一个新建筑的请求。

瑰丽的传奇

随着时间的推移，悉尼歌剧院的成功给澳洲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就像一位作家说的那样：“她把澳大利亚放在了世界文化史的版图上。”悉尼的人们越来越怀念它的设计者乌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界一个劲儿地鼓吹：“现在是在悉尼街头欢迎乌茨的时候了。”但乌茨依旧没有光临。1981年，他的女儿琳(Lin)访问悉尼时说，她希望父亲有一天能乘快艇沿悉尼湾遨游歌剧院，但她不希望父亲看到歌剧院内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乌茨仍对雪片一样的邀请函无动于衷，他只是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去的……”

1985年，乌茨被授予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学院的勋章，但乌茨对新闻界说：给一个建筑师的最好礼物应是给予建筑权，而不是勋章。歌剧院经理写信请他赏光，提议让艺术家给他绘制一幅肖像以便放在歌剧院作为永久性纪念。乌茨回信说，这使他感到不安。他说，他宁可做一些实际工作，也不愿出人头地。

1993年，在悉尼庆祝歌剧院落成二十周年前夕，澳洲再次向乌茨发出邀请。《悉尼晨锋报》的一篇文章充满激情地说：“悉尼歌剧院为澳大利亚增添了无数光彩。悉尼歌剧院的崇拜者们一直盼望能在街头向它的设计者欢呼！”

悉尼歌剧院的艺术工作部部长考林斯(Peter Collins)也很早就向乌茨发出邀请，请他来悉尼观光并参加这座建筑的二十岁生日。但是七十四岁的乌茨说，他可能抽不出时间来，但也许会让他的一个家庭成员代表他参加庆典活动。

当时居于西班牙一座海滨城市的乌茨后来透露，当年他是被迫辞职的。因为那个叫休斯的公共设施部部长拒绝拨款给他的歌剧院完成内部设计。乌茨说：“我等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我最后已无法给我

的手下发工资。”

面对媒体，休斯坦率地说，他对乌茨的内部设计方案不满意。乌茨立即反驳道，这位部长先生嫉贤妒能，是在找借口让他离开，从而使自己能在这座可以带来世界性荣誉的建筑上踏进一只脚。1983年，在回答记者的一次提问中，乌茨说：“公众设施部部长们通常只是关心老百姓的住房、消防站和城市排污系统，然而休斯先生却想在歌剧院的石基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乌茨于2003年荣获具有建筑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茨克建筑学奖。2007年，悉尼歌剧院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澳洲政府再次向乌茨发出邀请，遭婉拒。

2008年4月9日，在乌茨九十大寿之际，悉尼歌剧院数百名员工在悉尼交响乐团的伴奏下为他举行了“生日快乐”音乐会，希望大师能莅临同贺，并目睹自己的杰作，乌茨热忱婉谢，他似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

2008年11月29日，九十岁的乌茨在梦中辞世。11月30日晚，悉尼歌剧院灯光骤然熄灭。12月1日，悉尼大桥上的澳大利亚国旗降半旗志哀。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悼词中说：“乌茨留下了一个珍贵的世界遗产，他不仅是丹麦的儿子，也是澳大利亚的儿子。”

乌茨比较出名的建筑作品还有科威特的国民议会大厦和丹麦的巴格斯瓦德教堂，那些当然都是很杰出的作品，但唯有悉尼歌剧院，最令世人流连忘返，就像丹麦建筑师协会所赞美的那样：“乌茨一生的辉煌只有一次，但这一次已是瑰丽的传奇！”摘自《名人传记》2016年第3期

上海童话

陈姿羽



26.落入魔爪

童画一听，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她手头的存款只有一万多元，全部给舅妈也只能缓一阵子而已，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童画先到银行取出一万元钱，又买了几份盒饭和矿泉水，交给舅妈，让她和弟弟妹妹先吃饭，自己到交通队去问事故的详细情况。

舅舅家出了人命关天的事情，童画向佳莹说了情况，请了几天假，暂时和弟弟妹妹在武康路的面馆挤一挤住下，舅妈白天在医院里看护舅舅，晚上换童画去。面馆只好关门歇业了。童画白天还要去公司上班。

杨震天回家后，看到童画几日不在，就问佳莹怎么回事。佳莹没有细说，只说是童画家里出了点事，她要去处理几天。杨震天说：“快让童画早点回来，孩子们的功课一天都离不开她啊！”

童画一连在武康路住了四五天，身上的替换衣服没有了，她要去五原路杨震天家拿一些。童画下班赶到五原路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范阿姨开的门。童画见家里没人，问：“孩子都到哪里去了？”范阿姨说：“孩子们被张阿姨带去参加游泳班，余小姐出去买衣服了，杨总也还没回来呢。”

童画于是到自己房间收拾了点日用品，又找了个袋子，到地下室衣柜去拿自己的衣服。平时童画住在保姆房，但衣服和一些物品放在地下室。童画走下楼梯时，外面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杨震天晚上参加了一个公司的酒会，喝得醉醺醺的，进门就大喊：“范阿姨！家里人呢？牛牛、冬冬呢？”范阿姨把孩子去向告诉了他，他又问：“那佳莹呢？”范阿姨说：“余小姐说出去买件衣服。”杨震天叫起来：“这个女人，就知道买衣服！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范阿姨说：“童画老师刚回来，说是要点换洗衣服。”杨震天马上问：“她人呢？”范阿姨说：“应该在地下室，她的衣服平时是放在那里的衣柜的。”

杨震天浑身散发着酒气，说：“范阿姨，你现在马上去超市给我买两袋青梅回来，我喝完酒一定要吃青梅。你打车去虹桥的家乐福买，我要吃那家家乐福里的台湾青梅。”范阿姨到保姆房拿了点钱就出门了。

杨震天见阿姨走了，马上把大门反锁。他经过大厅，来到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走下楼梯，到达地下室一层，他家的储藏室衣柜在地下二层，他又走了一层下去。

地下室的灯开着，童画在打开的衣柜里收拾着自己的衣服，突然闻到一阵刺鼻的酒气，她敏感地回过头来，只见杨震天一脸酒意地在她身后，眼神里分明有种说不清的暧昧。

童画一惊，刚才范阿姨还说杨震天还没回来，怎么这会儿突然出现在地下室了。童画感到很局促，问：“杨总，你回来啦，怎么到地下室来了？”杨震天向童画走近一步，靠在衣柜边，歪着头，眼睛斜睨着童画：“童画，你好漂亮！”童画说：“杨总，你喝多了！”说完，她赶紧提起袋子起身，刚站起来，就被杨震天拦住，他凑近童画说：“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你来做家教？难道你看不出来吗？那都是扯蛋！”

童画迫不及待地想迅速离开，于是往地下室的楼梯处跑去。杨震天回头，伸手一把抓住童画，把她拉到自己怀里使勁抱住，说：“我想了你这么长时间，今天你是跑不掉的！”童画使勁挣扎，手里一袋子的衣服全都打翻在地……

童画不知道她是怎么醒过来，又是怎么跌跌撞撞地逃离那个魔窟的。醒过来的时候，她身上没穿任何衣服，只有几件她本来放在袋子里的衣服，凌乱地散落在地上，那一刻，她宁愿永远不要再醒过来。

缓了很久，她强自挪动了一下像被击打过的脑袋，在这个时候，她本能地第一个想见到的人竟然还是杨辉。

“辉辉，辉辉……”童画无声地呐喊，虽然她明白白世辉再也不会出现在她需要他的时候了，而杨震天丑陋狰狞的面孔不停地在童画眼前变形摇晃起来，这个像冰窖一样的地下室，她再也不能停留一分一秒了。

走出大门，来到马路上，童画木然地挪动着脚步，灵魂仿佛出了窍。她的心肺撕裂了，精神崩溃了，伤口在汩汩流着血。

2.特约调查员

见事情不妙，小赵赶紧离开。我转身到窗前临风站立，口气依然冷冰冰：“理由你应该清楚，一，我是律师，不是警探；二，司机死了，事情明朗化，分局会重新立案，警力绰绰有余。”

女生面露难色：“本来受害人林艳红少了只手，就说明不是一般车祸，局里居然草草结案，明眼人一眼就知道有猫腻。现在死了目击证人，比先前更说明问题。我估计也不会大改善。你想啊，分局立案由刑侦队负责，还用得我模拟侦查吗？即使由我负责，增加的人员涉及到复杂的人事关系，扯皮的事就多，对办案不利，甚至栽进死胡同。倒不如让我们几只成不了气候的菜鸟迷惑阻止破案的人。”

对“扯皮”我也有同感，心开始软化。

她继续说：“倒不如请你这个局外人帮忙，省事。哦，你虽不是警探，但有案缘。你和这个案子有缘分，对它分析一针见血。想到从司机身上找缺口，司机就被人杀害，想到查司机的嘴，嘴里果真有烟头。”“那是旁观者清，我并不高明。”“你能把脉搭得这么准，已经不容易。要知道，你对这个案子只了解个皮毛。”“皮毛，怎么说？”好奇心又占了上风，我渐渐放松了上套的警惕。

“我给你看些东西。”她利索地搬过一把椅子放在她桌子的横头，又转身开锁，从文件柜里抱出一大叠牛皮纸文件袋。“这是什么？”我终于坐到椅子上，看着那叠文件袋。

“关于林艳红案子的记录。这个人太复杂，她身上隐藏多少故事？”她想了想问我，“你听说过吗？死神对她三下‘请柬’。”“三下请柬？”“之前，她已经两次遭遇意外袭击，有二不过三。这第三次死神真的把她请了去！”“两次袭击？谁干的？这简直骇人听闻。”“没查出来。”女生一副无奈的表情。

“三个案子都是悬而未决？那样离奇的故事，很难叫我不闻不问。”“所以请你帮我。这是一条生命，不能无视道德和法律，这可是你说的。其实这个案子，不，其实林艳红身上发生了三件案子，三件案子到现在一共出了三

条人命。”

“三条？那应该称连环凶杀案。你刚才说，要我帮你，帮你做什么？调查取证？我恐怕只会干这个，但我决不当私人侦探。”我沉思良久，试探道，“这，你不用多虑。我聘你为专案侦查组特约调查员。我已征得上头首肯。”

这女生下手真快，办事雷厉风行。我蒙在鼓里，她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也得约法三章。”“跟我讨价还价？”“见我把头撇向一边，她怕我变卦，忙说，‘别，别，有要求，说。’”“也不是什么苛刻的条件。我这个人脾气古怪，喜欢独来独往。所以，第一，调查取证，我需要单独进行的，不允许任何人掺和。”

“嫉恶如仇的人就有个性！没问题。她的话颇有奉承的意味，第二条呢？”“我们是合作，要平等相待、开诚布公，不允许背着我搞花头。”我不客气地说。

她说：“这一条能通过。请接着说。”“第三，在探案过程中，我需要什么，你和你的同仁都得配合。”“配合是一定的。那，就一言为定！”她豪爽地伸出手掌，要与击掌为盟。

就在这时，桌上座机响起惊心动魄的铃声。电话是小赵打来的，烟蒂化验结果出来了：烟头里有毒，警察从地上沾起的烟灰里也有同样的剧毒。那是世界上最新研制的毒品，是用于医治海洛因吸毒者症状的，名称叫21A。21A本身毒性强烈，医治只能用微量，超量就能把人毒死，药效极快。不过，这种毒品价格昂贵，而且没有门路根本买不到。

“那说明这个凶手来历不一般，有黑道上的关系？”吴敏猜测。“那倒未必，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肯烧钱，什么都能办到。”我心里想，小路突现夜半惊魂，分明有人要杀人灭口。

“那个对司机下毒的人是谁呢？”我信口说道：“多半被人收买的亡命之徒。以眼下发生的情况看，主谋收买司机做伪证，再雇个人来对司机杀人灭口，也不是没有可能。”“亡命之徒背后的黑手是谁？”女生喃喃自语。

我起了一个疑问：“司机怎么失踪的？不是有人看着吗？”

“是呀。我们三人小组成员王大头守在那儿。”

红账本之谜

项纯丹

